

元明史料叢編 第三輯

元

書

(七)

清·曾濬撰

一百二十卷 (清·宣統三年層漪堂刊本)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元書卷九十

邵陽曾廉譏

循吏列傳第六十五

昔太史公傳循吏曰奉職循理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而其所敘次者孫叔敖子產公儀休石奢李離五人而已皆周列國諸侯相及理官也其傳酷吏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原也故厚貶秦而張漢以爲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蒸蒸黎民安其致美漢治如此則其詳漢代守令宜矣而柳宗元論封建則言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又言漢置太守有罪得出有功得賞非如王侯之必大逆不道始勒兵而夷之也是言後世守令實癡於古之諸侯國也余嘗低昂二者之間以爲封建之不可行於三代之後殆事之必然無待計者何則地大則多橫決漢七國是也地小則列

空名於天下而不足示磐石之固新莽之亂諸王奉上聖綏惟恐
稍後是也故賈誼欲厭建諸侯而少其力此足以銷一時之暴而
非所以治天下之長策也且夫古之諸侯之地大不過一郡及二
三郡而止也故侯猶守也相猶丞倅也丞倅佐郡而行其令亦郡
守之美也太史公以爲漢無其人乎吳公文翁當時所贊歎也且
班固何以稱焉蓋皋陶謨嘗言之矣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夫以
帝之天縱文武而猶曰難斯可知知人安民之大而非可虛言以
求治理亦明矣惟唐虞之世君臣明良水火土穀敎刑工虞禮樂
挈之於朝廷而委諸侯之治亂於四岳綱舉故目張領方故衣正
此封建之所以咸亨也三代以來無殊此旨而化始乎畿甸敎徹
乎山海何其治也洎夫周轍既東其始猶知衣之安吉必有所受
也繼而曲沃爲侯而葛繻之射烈矣然後乃爭奪相仍遂爲戰國

漸爲混一之勢而入於秦矣遂使人類淪於戎狄民生燼於水火
豈不哀哉此封建之已事可覩者也故夫郡縣之天下亦非能易
唐虞三代之治以爲治也亦在知人安民而已矣設使駕馭不得
其宜治理不得其才元首叢脞斯股肱惰大臣不法斯小臣不廉
則其欺民之深害民之鉅又何以殊於封建哉此又郡縣得失之
林也豈時世之良限古之時皆奉職循理自漢以下遂無足稱道
哉元興諸行臺省府州縣官皆以世襲若古封建之遺其時嚴實
張榮劉敏塔本布魯海牙陳祐張耕劉肅皆著績蜚聲王義趙天
錫杜豐田雄位雖居次亦有父母之譽然自李璮反叛人懷惴懼
至元以後遂罷世官而以國人監視知印號曰達魯花赤漢人南
人皆名列其下寢至南人例不得長臺省蓋國人包周身之防而
失之於偏痖而賽典赤贍思丁賈居貞千奴合刺合孫王都中韓

鏞于文傳何嘗不口碑在道至若單澄張立道烏古孫澤劉好古
劉德溫臧夢解之流皆文質彬彬卓然良牧矣是則元家兼封建
郡縣而兩有之而治績俱可紀也夫治天下而無法莫如元之初
葉而東平以治最名天下儻體者亦兢兢焉惟其人足託也然而
難乎其繼之也故李璮之禍本無關乎安危之數而國之罷世官
亦古之制也世祖敦尚吏道雖以阿合馬桑哥之專橫無忌而不
能奪良有司之氣則亦惟志在安民而人之不易知未足以損其
知人之大也太史公殆以爲漢法寬而吏酷歟然不事威嚴謂懲
秦失則可矣非治法之平也皇甫規嘗言力求猛敵未若清平勤
明孫吳未若奉法故苟能澄清吏治匪但人民樂業亦折筆使四
夷有餘矣余錄元世循吏自塔本以下二十有餘人蓋班固之所
推挹進而合之司馬氏要之以皋陶謨之言若夫嚴實張榮之屬

已別有傳不復具焉

塔本畏吾兒哈密力人也以其好揚人善稱之曰揚公父宋五設託陀託陀者其國王賜號華言國老也塔本初從太祖征戰朔漠屢阨艱危復從圍燕下遼西諸城軍士有妄殺人者塔本戒之曰民國之本也殺人得地何益於國且殺無罪以堅敵心非上意也太祖聞而善之賜金虎符俾鎮撫白霑諸郡號行省都元帥得承制除吏專決死囚久之徙治興平興平兵火傷殘民慘無生意塔本召問父老爲除所苦薄賦斂役有時民大悅乃相與告教無違約束歸者四集塔本始至戶止七百不一二年乃至萬戶出己馬以寬驛人貸廉吏銀其子錢弗能償者焚其券農不克耕與之牛比歲告稔民用以饒太宗二年詔益中山平定平原隸行省六年李仙作亂塔本止誅首惡宥其詐誤太宗崩後二年卒遺命葬以

紙衣瓦棺贈推誠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營國公謚忠武子阿里乞失鐵木兒嗣職一遵先政興學養士輕刑薄徭雖同僚不敢私役一民從伐高麗有功卒贈宣忠輔義功臣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營國公謚武襄子阿台當襲父職適罷行省爲平灤總管府阿台遂爲平灤路達魯花赤始至蠲民鹽酒課八之一細民不征置甲乙籍籍民丁力民甚便之僚屬始至阿台必餽鹽米羊畜食器曰非有他也欲其不剝民耳姻族窮者月有常給民有喪不能葬者與之棺槨布帛資糧灤爲孤竹故國乃請於朝謚伯夷曰清惠叔齊曰仁惠立廟祀之以勵風俗至元二十四年乃顏反阿台獻馬五百匹佐軍世祖得乃顏銀甕卽以賜之明年入朝卒贈宣力功臣資德大夫右丞上護軍永平郡公謚忠亮子迭里威失成宗時入宿衛累遷樞密院判官延祐中授翰

林侍讀學士出爲河閒路總管河閒當水路要衝四方供億皆取給焉迭里威失立法調遣民便之復建言增置便習弓馬尉一人益選兵之數於是盜賊屏息陵州羣凶爲官民害悉收繫死獄中後終遼陽參知政事子鎖咬兒哈的迷失自有傳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也金旣南遷河北河東山東盜賊充斥聚其族黨結壘自保國兵略地晉城直以其眾來歸太師木華黎承制署潞州元帥府右監軍其後分土世守命直佩金符爲澤州長官澤民多出避兵直命籍其田廬於親鄰之戶俟業主至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素無產者則出粟振之爲他郡所俘掠者出財購之以兵死而暴露者收瘞之未幾澤爲樂土遂修學宮割田千畝置書萬卷迎李俊民爲師不五六年士以通經被選者百二十人在官二十年朝廷特命提舉本州學校未拜卒于紹隆

知臺州

覃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也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以縣來附未幾賜金虎符行元帥府事從攻汴有功移病以弟資用代資用卒澄襲其職澄幼穎敏好讀書又習國語令交城時年十九豪民有持吏短長爲姦者察得其主名皆嚴治之太宗季年籍民戶有司多以浮客占籍及征賦逃竄殆盡官爲稱貸積息數倍民無以償澄入覲因中書耶律楚材面陳其害太宗惻然爲免其逋其私負者年雖多息取倍而止亡民來歸者復三年詔下公私便之憲宗二年復大籍其民澄盡削交城之不土著者賦以時集逾二歲世祖還自大理澄進見留藩府凡遣使必以澄偕而以其弟山阜代爲令世祖旣卽位制書褒美擢懷孟路總管歲旱令民鑿唐溫渠引沁水以溉田畝之種植地無遺利民用不饑至元

二年遷河南路總管兼府尹徙平灤數歲召爲司農少卿復出爲京兆總管遷陝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建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宣令民年四十無子聽取妾爲宗祀計朝廷從之遂著爲令嚴忠範兵敗被逮以澄代之至則葬暴骨修焚室振饑貧集逋亡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內附帝以撫新國宜得文武才遂以澄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司事夷人悅之以疾卒官澄無所附麗游顯宣撫大名嘗爲諸路總管求虎符澄至中書辭曰皇上不識澄耶乃爲顯所舉中書特爲去之其介如此予克修厯湖北河南漢中按察使

劉肅字才卿威州洺水人也金興定二年成進士嘗爲尙書令史時內藏被盜有十一人誣服肅爲詣省辯冤出之調新蔡令先是縣賦民以牛多寡爲差民匿不耕肅至命樹蓄鱗者不加賦民遂

三
卷十一
三
般富瀕淮民有竄入宋境籍爲民而優其糧聞有歸者頗艱衣食輒出怨言曰不如渡淮告者以謀叛論肅曰淮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律當杖八十奏可擢戶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寶辟行尙書省左司員外郎又改行軍萬戶府經歷東平歲賦絲銀復輸縣十萬兩色絹萬匹民不能堪肅贊實奏罷之世祖在潛邸邢州爲其食邑選良吏得張耕及肅以耕爲安撫使肅爲商榷使邢乃大治後復遷安撫使中統二年與布魯海牙同擢真定宣撫使論定鈔法事已具布魯海牙傳明年授左三部尙書兼商議中書省事逾年致仕給半俸又逾年卒年七十六肅性舒緩而有執守善於易著述在藝文志後累贈推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大司徒邢國公諡曰文獻張耕字耘夫治邢最有聲世祖嘗與劉秉忠論一時牧守秉忠曰若邢之張耕懷之覃澄

何憂不治哉明孝太子擇龍興路守長亦曰安得治民如邢州張耕者乎耕以中統二年請老其子鵬翼代爲邢州安撫使以史軼其事故不別爲傳肅子憲官禮部侍郎慤大名路總管孫賡有文名始官國史院編修累擢監察御史六遷爲侍御史拜翰林學士承旨兼國子祭酒又入集賢爲大學士尋復任承旨泰定元年集議上尊號賡獨言其不可事遂已致和元年卒年八十一

奧屯希愷女眞人也其先世仕金爲淄州刺史父保和與伯父世英當國兵下山東時同詣軍門降俱授以萬戶世英遷德興府尹卒保和爲德興府元帥錫虎符尋領眞定保定順德諸路事凡闢田二十餘萬畝改眞定路勸農使致仕卒希愷襲勸農使皇太后錫之錦服曰無墮爾世業郡縣有水旱必力請蠲租調民賴之南征時置軍儲倉於汴衛歲輸河北諸路粟以實之分冬月三限失

終限者死吏徵斂舞法民甚苦之希愷知其弊蠲煩苛而民不擾尋兼知冀州希愷至爲約束健訟之俗爲變蒙古兵軍取民田牧久不歸希愷悉奪歸之軍無怨言至元二年遷順天治中改順德復遷知河中府秩滿當調時阿合馬當國官皆有賂希愷不往見之降知景州數月卒

姜或字文卿萊州萊陽人也父椿避亂依濟南張榮因家焉或穎悟好學榮辟爲掾厯知事郎中參議官中統二年或與榮孫宏入朝因言李璮反已露宣先發制之未報明年璮果反襲據濟南或棄家從榮招集散亡迎諸王哈必赤兵及城且破或言於王早諭諸將分守城門無令縱兵爲暴從之民以獲全或以功授大都督府參議改知濱州時行營軍士多占民田爲牧地縱牛馬壞民禾稼桑棗或言於中書遣官分畫疆界捕其強猾者寘之法乃課民

種桑歲餘新桑偏野人名爲太守桑及遷東平府判官民遮道請
留馬爲之不行至元五年拜治書侍御史累拜西臺御史中丞復
除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三十年年七十六卒時有通州張礎
可用亦以賢吏名礎祖伯達知通州父範爲真定勸農官礎早事
世祖於潛藩及卽位使權中書左右司事數轉知威州投下官暗
赤之奴引鳴鏑射婦人而匿暗赤家礎捕出其奴論如法後按察
浙西廣西等道其宣慰使掠民爲奴及奪民財礎皆劾罷之累遷
國子祭酒出爲安豐總管卒官謚曰文敏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也幼從元好問學年十五中詞賦選河
東宣撫司舉楫賢良方正孝廉至京師王文統以爲中書省掾辭
以不任簿書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
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岸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

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架閣庫管句兼承發司事
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爲勸農副使時肅挺爲安西王相遇於塗
楫因言京兆之西荒野數千頃宋金皆嘗置屯如募民屯田耕種
得穀可給王府之需挺以其言入奏從之三年屯成果獲其利命
佩金符爲陝西勸農使世祖旣平宋廉希憲行省荆南楫爲左右
司員外郎宋故老輿金帛求見楫曰汝等已爲大元民矣今置吏
以字汝也金帛何爲明年擢湖南按察副使武岡富民有歐死出
征軍人者陰以財誘其佃戶款服楫審得其情罪坐主者人服其
明徙按察江西時招討郭昂討叛賊董旗兵士俘掠甚眾楫究得
良民六百口遣還鄉里授徽州總管桑哥立尙書省會計天下錢
糧參知政事忻都戶部尙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
多輸一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楫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

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雖暴亦爲震威州賴以免徙東平
總管謝事二年年七十一卒其時有豐人謝仲溫君玉父睦歡太
祖時力戰有功仕至太原路金銀鐵冶達魯花赤仲溫早備世祖
潛邸宿衛大軍圍鄂仲溫教軍士曾魚充食世祖喜之元統時擢
平陽太原宣撫使遷順德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
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數歲遷湖南宣慰使又改淮東歲旱仲
溫導白水塘溉民田公私賴焉致仕還年八十一卒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也性豪俠喜與名士游用薦入官爲工
部主事改清苑縣尹初安肅州苦徐水爲害訴於大司農大司農
欲奪水故道導水使東東則清苑境也地勢不利伯堅陳其形勢
圖其利害要大司農司官及郡守行視可否事遂得已縣西有塘
水溉民田甚廣勢家據以爲磧民訴失利伯堅命決水注田許以